

徐迅的文字太静了。静得令人心惊。看似波澜不惊，禅定处，却于天地间有大声响。不知为何，读他的文字，总会令我想起日本的《万叶集》及松尾芭蕉的俳句《古池》：“悠悠古池塘，青蛙跳进水中，扑通一声响。”徐迅把过去推到前台，叙事以平调起步，舒缓，克制，没有高潮，甚至没有一丝起伏，坚定到有些执拗，以一种固定不变的节律，散步与遐思。他又是每个文字都发力，暗藏玄机，恨不得音节里都有灵魂扑上去——灵魂能有几瓣，容得下这许多消陨？

这是我读到的他的第二本书，之前是《半堵墙》。依然写的是时序物候，农事亲情，还有那些已经消失了的乡间手工艺。此时他远在千里之外，隔山隔水，于万丈红尘当中纪念它们，由此凭吊着自己的青春与童年。说不尽的闲寂风雅与物哀。

那文字看似老成持重，温润如玉，明眼人一看，就知还没什么包袱呢。依然有深山里刚开凿出来时的清光与突棱，无论他怎么自觉摩挲，收敛，也依然藏匿不住那微微的伤痛和冰寒。他的“大地芬芳”，不是北国的一望无际平展没有天际线的平原，而是南方的，被植物、雨水、秋风落叶、虫豸、小动物逃遁的浅痕分割的田垄、河塘、树林、油菜花。怡然平静的大自在里，却是层峦叠翠，气象万千。

当然，大地沧桑。大地不光如诗如画，还有劳作，有艰辛，他的文字里于是就有了对农人与自身的悲悯与体恤。只是那疼痛如黄连，总是被一小瓣一小瓣掰开，兑入糖水里，在需要时饮用，且细细回味、咂摸起来，才能体验现今日子之甜。当他说起一九九九年的“双抢”，乡村留给他的“疼痛”的时候，仍按照他自己的美学原则，跟说乡村的“美丽”是一样的基调。对农事



认识徐迅，是在我来京之后，一出版社组织的一次乡友聚会上。我和徐迅兄同龄，成长的地方同属一座山、一个文化区域。“他的老家在潜山，我的老家在霍山。我们自是又多出一份亲近。

交往自然而然就多了起来。一眨眼，十几年了。彼此的脾性也了解得大差不差。觉得他很对得起他的姓，安静、平和，话语不多，属于谦谦君子类型；离其名却比较远，极少看出“迅”的意思。但是，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，便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。“徐迅”的形象在眼前晃动，细挑儒雅，戴着眼镜。他也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现自己，喜欢独享内心的那份清静。

我们很容易就走成了同道，正如欧阳修说的“同道为朋”。然而为“朋”者并不一定能够为“友”。“友”是能够彼此照亮心灵的。我觉得我们既是“朋”也是“友”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感觉，他是什么感觉且随他去。

我那时在主持一家报纸副刊，约过他的散文，也发过他的诗，都获得好评，是版面的亮点。他在文学上有成就，接近“著作等身”，还在煤矿文联、

闲寂风雅处，禅心入定时

徐坤



2025年8月，徐迅（持话筒者）在海南参加生态文学研讨会。徐迅供图

劳作的憎恨、厌恶和逃离似乎是没有的，叙述到被疲惫收稻累得奄奄一息的弟弟时，却忽然宕开去，叙写弟弟热烈欢快的谈论世界杯足球赛；而磨盘一样转动劳作着的母亲、勤勉劳苦的父亲，对世界也丝毫没有怨言，他们的生命天生就是贴在大地上的四季轮回里，永不分离。当说起那些乡间虫豸小动物，“写在虫子边上时”，似乎又有点得意于钱钟书的“写在人生边上”之喻，也像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，一举一动里有着真切的欢愉和热爱。

徐迅就是那么一个能把握好温度和调式的人，绝不泛滥，也绝不亏虚。温文尔雅，含蓄冲淡，无数次的，

循环反复，咏叹打造他的遥远的记忆中的乡间。

跟徐迅的交往，是单纯的酒友和牌友的联系。牌局酒局，他都不是中心的那一个，是主动往后撤，隐身到幕后候场区，置身其中又超然物外的一个。他的牌，玩得极精的，却不动声色，总是当替补的角色。人手不够时他顶替，人多时他主动让贤。他的酒，也是喝得极好的，即使放量喝，也抵不过矿上兄弟的三分之一，但是态度极虔诚，布酒，热场，当酒司令，学着煤矿人们的豪放。他的好，细腻，体贴，你看不见，也不让人看见，属于润物细无声的，让你自是受用和享受着

了，却不觉得欠他。

他就是这样凡事极力让别人好，谦恭着，维护着，顾全大局，成全别人。这种品性脾气，是安徽人该有的吗？应该不是，至少那个安庆人陈独秀不是，倒像徽州人胡适之，也许更像老乡张恨水。作为张恨水研究会的一名要员，那股“但愿人生恨水长东”的气韵，无形中打造了徐迅的闲寂格致、风雅物哀。

曾想，面白形瘦的书生徐迅，应该是穿长衫的，戴一架老式眼镜，右手撑着油纸伞，左手提书，款款迤迤而来，从安徽到京城。罡风吹乱他的头发，棉袍子的一角被北国严冬的凛冽凶猛扯起。

如果，时光能够倒流，回到一百多年前，那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，徐迅这个安徽潜山人，以他的脾气秉性，当是哪个班主和扛旗的角色？张恨水？陈独秀？朱光潜？胡适？徽班进京，曾经改变了一段文娱历史，陈独秀与胡适，更是改写了新文化的命运。

而今，这个浮世里，一切都变了。我们再也无法改变世界，也只能想法改变自己。这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真正物哀。就譬如说徐迅，他只能“山垂平野”，却无法“月涌大江”，就如同他的两个安徽籍老乡胡适与陈独秀在美学气质上的区别。没有办法，性格使然，命运使然，时代使然。行至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我们就跟着徐迅的文字一起感受那些即将消逝的大地的美好，跟着他一起在浮躁的世界里努力气定神闲。

徐坤，女，著名作家，中国社科院文学博士，《小说选刊》原主编。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。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，全国宣传文化系统“四个一批”文化名家。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30余次。

读徐迅

沈俊峰

作协担任领导职务，是名家。总编说，像这样的作者，稿费要多给一些。于是，他的财富便多了那么一点。

在京皖籍作家还有多位，我建了一个微信群，方便大家交流、联系。后来群被扩大，入群者众，皖之内外皆有，遍布全国各地，好不热闹。免不得时有小聚，谈乡情，谈人生，也谈文学，有时候就是为了见见面。聚会是开放式的，常有外省文友加入，曾有好几位作家羡慕地说：你们安徽作家好团结哟。

徐迅兄是个热心人，按家乡话说，“能搭一把手就搭一把手”，对家乡人尤其如是。他来京早，成就大，人脉广，我们遇事免不得听听他的意见，他乐于贡献智慧，或伸手相助。离开家乡的人，会有一种抹不去的漂泊感，“来”与“去”好像都难以安放精神归宿，有一种“两不靠”的游移。尤其是独立写作者，感受大概会更深刻。好在，这么多皖籍作家在一起，“低头不见抬头见”，彼此之间便有慰藉，有支撑，更有一种“抱团取暖”的扶持。人生有梦，在追梦的路中，这何尝不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呢。

他的著作，我虽然都认真地拜读了，而且非常喜欢他笔下的人文山水，却至今没写过一篇读后感。他的文字是献给家乡的精致礼物，对得起家乡那片古老壮阔的山水。这让我生发出许多感慨，自己为家乡又做了些什么呢？我总觉得读懂他的这些文字不容易，其思想内涵、文学品质，我实在是难以把握，诚惶诚恐，只能留待以后了。

徐迅兄也有“失态”的时候。有次，家乡出版社来人，还有几位著名诗人作家朋友，另有两位俄罗斯汉学家，大家聊得兴奋，频频举杯。徐迅兄已有很长时间不喝酒了，有时只是象征性地饮点红酒。但是那天他把脸喝红了。脸红之后，他的笑容就像举杯的频次一样多。说实话，从来没见过徐迅兄如此开心地笑过。当然，那天晚上我们在场的人都开心地多次笑过，没有任何遮挡的笑。

那时网约车刚兴起，我“点”了一辆出租车准备回家。车停在酒店门前，我们都在握手道别，一遍又一遍地握手道别。徐迅兄拉开

车门就坐了进去。我笑说，这是我“点”的车。他笑着说，我不管，我就坐这辆车了，你把我送回去。我也真担心他喝多了，于是送他回去。

车往北走，送他至小区。他下车后飘飘然往前走。车拐向东，我继续前行，可是刚过前边一个立交桥，司机说要交接班，实在走不了，让我重新“点”车。我只能下来，重新“点”。那时应该是半夜十一点多了，我坐在路牙子上等车。身边的车轰轰隆隆，一辆接一辆驶过，却等不到我“点”的那辆。司机打电话过来，问我详细定位，我哪里说得清楚。只能告诉他，我坐在路边，一个人，穿什么颜色的衣服。

后来说到这事，徐迅兄面露“惊讶”，真的吗，有这事吗？然后说出一句国人都喜欢说的话：“哪天请你吃饭。”

从春秋战国，至秦汉、三国两晋南北朝，再至唐宋元明清，那些缤纷纷纷的文人学士，谁与谁在哪个朝代、哪个时间段遇见，应该是有某种缘分的。尤其是在成就一些喜闻乐见的人间佳话之后，那真是一种说不尽的良缘和喜悦。我想，我与徐迅兄也应该是有缘的吧？！

沈俊峰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散文学会理事，鲁迅文学院第29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。出版长篇小说《桂花王》、散文集《让时光朴素》、长篇纪实文学《邓稼先：功勋泽人间》等10余种。现居北京。